

教育學原理

初譯稿

(參考資料)

H.K. 岡察洛夫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教育學原理

初譯稿

(參考資料)

H. K. 岡察洛夫 著
郭從周 石寶琚 南致善 陸寶樹
貝璋衡 李德方 黃長需 賈鍾堯
韓大章 高銘 馮也秋 王榮先
白居易 集體翻譯
郭從周 石寶琚 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0529

教育學原理初稿 (參考資料)

著者：H. K. 岡察洛夫
譯者：郭從周南致善陸寶槐等
校者：郭從周石寶瑞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4,000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初版

目 錄

序言	三
第一章 政治學和教育學	七
第二章 哲學和教育學	三
第三章 政治學、哲學和教育學的相互關係	四
古代世界	四
克綿斯基	六
洛克	八
盧梭	一四
愛爾法修	一五
康德	一五
赫爾巴特	一七
偉大的俄國教育學家	一六
第四章 蘇維埃教育學的對象	二四

第五章 共產主義教育的目的	五九
第六章 教育的內容	五七
第七章 教學論	五七
第八章 道德教育的原理	四九
參考書目	五九

附 錄

一 論教育科學的幾個問題 (A·斯切巴諾夫)	五四
二 岡察洛夫教授『教育學原理』一書討論 (H·A·開洛夫)	五二
三 我所犯的錯誤之本質與其原因 (H·K·岡察洛夫)	五五
四 擁護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蘇維埃教育學』社論)	五三
五 討論岡察洛夫教授『教育學原理』一書的幾個教訓 (『蘇維埃教育學』社論)	五三
編者附言	六一

序 言

關於教育學原理的問題，是極困難和極複雜的。所有的科學全都相互密切地聯繫着，所以研究一門科學的時候，不能不涉及其他的科學。

科學的對象是整個的客觀世界。因此，恩格斯曾強調說，祇有一種科學——就是歷史。但是客觀世界分爲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因而就有自然史和社會史。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發展和深入研討，引起了科學的分門別類。科學把自己研究的對象逐漸地精確化起來，各種單獨的部分變成一種完整的體系，就顯現了新的規律。恩格斯寫道：『對於每一門單獨的科學，都需要說明它在事物和知識的一般體系中的地位』（恩格斯：『反杜林論』，第六〇頁，一九三八年版）。

教育學這門科學是具有豐富的歷史的。但同時它從來也不會脫離過其他的科學而孤立。在研究兒童的教養、教育和教學這些最複雜的問題時，教育學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總是從方法論上的一定的原理出發，總是和政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教育學的發展，並不是一個平順的過程，而是經過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教育學史指示出，每種教育學說，都是從一定的方法論原理出發，並且這些學說之間的鬥爭，反映着更深刻的方法論的和政治上的爭論和分歧。

任何一種教育學說，只是在一般的原理存在的條件下才獲得一定的完整性和一貫性；這些一般的原理把這種學說的諸個別原理統一起來，使它們成爲合乎目的的。

研究教育學，一如研究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只有從一定的立場出發才成，不然，它將被看作一些被生活所摒棄了的陳腐原理的綜合，而不被看作是受着複雜的社會政治諸關係的鎖鏈所制約的有規律的教育科學的發展。如果教育學經常是反映一定的社會關係——而這毫無疑問地是如此的——那末，這些社會關係就不能從反歷史的立場來觀察。過去的東西並不是毫無痕跡地消失淨盡，而是在現在仍然繼續生存着的。新的一代的人要面臨着一定的生產力、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他們彼此間的關係。這些情況，將由新的一代的人所改變，可是，在另一方面，這些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又決定着生活的條件。『歷史不過是一代人一代人的連續更替，從這些更替中每一代人利用着先前各代人所交給他們的物質、資本和生產力，因此每一代人，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情況下繼續着繼承下來的事業，而另一方面則用完全改變了的事業使着舊日的情況改觀』（『馬恩全集』，第四卷，第三三五頁）。

新一代的人，要得到各種教育設施的一定的制度、要得到一定的理論作爲組織這些設施的基礎，這是毫無疑義的。正因爲如此，所以正確的馬列主義對於教育學的態度，要求把已往的教育思想，從一定的方法論的立場出發，當作在一定的體系中所闡述的、歷代綜合經驗之有規律發展着的思想，來加以觀察。

本書的任務，是在說明我們蘇維埃的教育學原理。同時我們要求說明，某種教育學說在其歷史

的發展中，是怎樣地反映其著者們在政治上和方法論上的觀點；爲了闡明基本問題的本質，這樣做是有必要的。因此，我們認爲作爲經濟集中表現的政治以及哲學，乃是任何教育學理論的基礎。關於教育學一般原理的問題之歷史的看法，能讓我們更好地闡明和理解我們蘇維埃教育學的一般的原理。

本書的編著，由於這樣的情形而感到困難，即就本書所研究的問題的本質而言，蘇維埃教育家研究得很少。而目前的教育科學，又不可能對一切問題都毫無例外地加以詳盡的說明。因此在本書中，個別的缺點和照顧不到的地方，是在所難免的。



第一章 政治學和教育學

關於年輕一代教育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是從來不能離開政治的。政治在過去和現在都影響到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中也包括着影響到學校和教育。政治永久是反映和表現一定階級的最根本的利益。當資產階級實行其統治、同時又力圖掩飾這種統治時，常常硬說，他們的政治是超階級性的，把這種資產階級的政治詭稱爲全民族的和全人民的政治。當一談到思想時，尤其是談到青年教育問題時，資產階級關於無政治性的濫言談得特別的多。『在國民教育的領域中，情形也是一樣：資產階級國家的文化越發達，它就越巧妙地撒謊，硬說什麼學校是可以離開政治而爲整個的社會服務的』（『列寧全集』，第二三卷，第一九九頁，第三版）。

學校從來都不能離開政治，而資產階級永久是通過學校來實現其資產階級的政治。作爲一種教育科學的教育學，永久表現着一定社會階級的政治觀點和希望。

在反對封建制度鬥爭的時期，資產階級提出了許多民主口號，其中也包括着免費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口號，國民教育制度被認爲是對於全體人民統一的教育制度。這些原則是由資產階級革命時代若干

最先進的人們所創議的，但是它們並未得到實際的解決和實現。許多民主口號，資產階級並未實現，其中也包括着關於國民教育問題的口號。階級性的資產階級的學校，較比等級性的中世紀的學校，固然是前進了一步，但是勞動大眾事實上却失去了受教育的權利。

等級性的學校是爲一定的社會集團設立的，這些集團，憑藉着經常在法律上被公認的特權，有權去入一定類型的學校。在這些學校裏是不收其他社會集團和其他階級的子女的。例如過去存在的專爲皇族子弟設立的學校（在俄國它們一直被保留到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這些學校只有皇族子弟才能入學。等級的國民教育制度的存在，也和一切的封建殘餘一樣，是妨礙了資產階級的。大資本家們掌握着物質的財富，需要造就很好的行政幹部、專家等等，但是他們不能把自己的子女送入適當的學校。而且，現有的學校也不能滿足資產階級。這就是爲什麼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資產階級提出普及教育和免費教育的口號的原因。雖然免費教育只限於初等學校，而在若干國家則包括中等學校。在絕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中等學校的教育是不免費的，至於高等教育，那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學校裏求學的，祇有那些出得起學費的人，才能和教育相結合。階級的學校不同於等級的學校，是因爲在階級的學校制度下，『……教育是同樣地組織着的，和同樣是爲一切有產者開着門的……階級的學校不知道有等級，它只知道有公民。它向所有各式各樣的學生祇要求一點，就是要學生爲自己受教育而繳費。階級的學校完全不需要把科目分爲對窮人的和對富人的，因爲在整個受教育的時期中，那些沒有錢來繳學費、沒有錢來買參考書、沒有錢供自己花費的人，階級的學校

簡直就不允許他去受中等教育』（『列寧全集』，第二卷，第二八一——二八二頁，第三版）。這就是列寧對於資產階級的階級學校的特徵所作的描寫。法律上裝做一切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事實上只有那些有錢的人，也就是剝削階級和收入豐厚的知識階層的子女，才有機會受教育。

階級性的資產階級學校是為有錢人打算的，但事實上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是存在着許多附加的障礙——種族的、民族的、宗教的和其他各種的障礙。

資產階級要使勞動羣衆處於無知無識的狀態中，不許他們進中等和高等學校，並且在初等學校裏就給他們灌輸一種偽造的知識。

在任何的資產階級國家中，事實上都存在着單獨為勞動階級設立的學校和單獨為剝削者設立的學校。無論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們，是如何地證明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存在着統一的國民教育制度，而事實上這種制度却是沒有的，並且也是不可能有的。難道說勞動者的子女能够在那些需要交付高額學費和需要出錢買書的學校裏念書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國民教育制度，是適應着資產階級的利益的。

在階級社會中不能存在着對於全體居民的統一的國民教育制度，所以在資產階級國家中有若干種國民教育制度。為資本家的子女而設立的學校的制度，其目的是在造就工業、財政等方面的領導人和指揮者。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等學校中受教育的，主要地是統治階級的子女。例如，在美國這被很多人稱為民主的國民教育的國家，在高等學校中約有百分之八十的學生是銀行家、工業家、高級官吏等等的子女。在德國，這些社會集團代表的子女，佔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

即使學生可以免繳學費，而在資本主義各國中經常的恐慌、失業、以及兒童和少年過早參加生產這些事實，也都迫使着勞動羣衆的子女不能進入中等學校去讀書。對於他們，存在着另一種學校制度，在這些學校裏他們被授以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做工的工人所必需的最淺近的知識。通常在童工中間，沒有在初等學校畢業的，或完全不識字的，佔有頗大的百分率，雖然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實施了普及的初等義務教育。爲要在學齡期間入學讀書，就需要有錢。勞動者沒有這樣一筆錢，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在畢業之前，就從學校裏叫回來。

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國民教育制度不是統一的，因爲在這些國家中和現有的國立學校同時存在的，還有教會學校和私立學校。它們往往是由宗教團體來維持的。私立學校在英國、美國和法國，佔有特別重大的地位。在這些學校中須繳納高額の學費。因此就祇有剝削階級的子女，才能够在這樣一些學校裏受教育。由此可見，教會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存在，是資本主義條件下不能有統一的國民教育制度的標誌之一。

資產階級在其發展的初期，曾爲非宗教的學校而鬥爭，也就是爲脫離教會的、脫離宗教的學校而鬥爭。這是明白的，因爲當時是僧侶階級支持着封建社會。事實上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曾實行非宗教的教育。

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在法規上規定宗教課程爲必修科目。除此以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宗教團體都組織他們自己的學校，這種學校的數目往往是相當多的。即如英國將近百分之五十的小學校

是屬於教會團體的。荷蘭有三分之一的兒童，在非宗教學校讀書，而三分之二的兒童在宗教團體設立的學校讀書。所以非宗教的教育，也就是與任何宗教無關的教育，在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存在的，而千萬的青年自很早的幼年時起，就經常而有系統地受着宗教毒素的殘害。

資產階級通過國民教育制度實行自己的民族政策，這種政策是對其他民族實行壓迫和最殘酷剝削的，實行煽動民族間的敵視，實行傳佈種族的『理論』和人類互相仇視的政策。

壓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迫害少數民族，禁止教授本國文字，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平常的現象。例如在美國住有一千萬以上的黑奴。黑奴子女沒有權利和白種人子女一同讀書，爲他們設有單獨的學校。這些學校都處在惡劣的條件下。在黑入學校裏工作的教員，資格是很低的，校舍的建築是很可憐的。在這些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統一的國民教育制度，僅是紙上空文。凡是對少數民族設立着特別制度的地方——而這種情形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全都如此——在那裏便不能有統一的國民教育制度。資本主義國家國民教育制度的組織，其特徵乃是在其各個環節間——如在初等和中等學校之間，以及中等和高等學校之間，都創造着人爲的障礙。這全是爲阻礙勞動者的子女受教育的目的而做的。中等學校應當接續着初等學校，這是當然的事。中等和初等學校所教的課程應當相互銜接，可是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中並不是這樣。從初等學校不能直接升入中等學校，因爲升入中等學校所需要的知識，在初等學校裏沒有學過。

準備升入中等學校的學生往往不一定都要經過初等學校，他們或者是經過中等學校所附設的預備

班，或者是經過私立預備學校。如果勞動者的子弟在初等學校畢業以後願意繼續求學的時候，可以不進入中等學校，而入上面所說的補習學校。法國在驅走德國人以後，曾爲國民教育和教育制度的民主化進行着激烈的鬥爭。瓦隆（Leopold Barrois）在『改造法國教育』一文中（『新世紀』雜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第二六卷，第一〇號）寫道：『我們的教育制度一般的組織還沒走向民主化，法國歷史產生出兩種不同的教育制度：爲資產階級預備的教育制度和爲人民預備的教育制度。若把這兩種制度混合起來，似乎是並不困難。可是若當真混合起來，則既遭遇着最大的困難，更要引起許多的偏見』。究竟這些困難和偏見的原因隱藏在什麼地方？作者完全公正地認爲這些原因是由於法國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治。他斷定說，資產階級在法國的勢力和威信是有很深的根基。依照他的意見，國王在未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前，還想利用資產階級去推翻貴族。瓦隆寫道：『中等教育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教育，教育計劃的規定，是爲滿足資產階級的需要。由資產階級出發的文化，資產階級力求永垂後世的文化，乃發生於資產階級爲了要在思想上從中世紀的壓迫中解放自己，而注意到古典主義的研究的那個時期。古典主義的文化甚至在他們的退化中還遺留下他們的驕傲。資產階級極力擁護古典主義的博學，作爲担任行政職位的基本資格』。但是初等學校的教育，不能作爲接續中等學校教育的準備。作者在所有的法國民主勢力面前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改變事物的現狀。瓦隆很正確地把爲學校民主化而鬥爭看做是在教養和教育的問題上反對資產階級政治的鬥爭，他要求以法國社會制度的民主化爲學校民主化的必要條件。

因此，如果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存在着統一的國民教育制度，那麼這種統一只是一種純表面的形式。資本主義國家國民教育制度不能不反映階級的敵視和階級的鬥爭。資產階級利用國民教育制度是爲自己階級自私的目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像教育這種武器是掌握在資產階級的手中，是趨向反對勞動大眾的。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在這種關係上也不能例外。國民教育制度中任何的改變，其民主化的方面，全以勞動者與資產階級鬥爭爲轉移，可是當國家的政權仍操在資產階級的手裏時，國民教育制度總是爲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這決不是說，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不應該爲國民教育制度民主化而鬥爭。『所有民族的工人的教育政策是一致的：本族語言的自由、民主的和非宗教的學校』（『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二九頁，第三版）。

資產階級所提出的任務是在學校裏培養服從的、敏捷的奴僕，培養良好的執行者，這些人是把資產階級制度看作是永久不變的。這一切都是無政治性的旗幟下來實行，以一切可能的民主口號來掩蔽的。可以說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沒有像在兒童教育的問題上表現得那樣多的欺詐和虛偽了，並且還發表出各種的『理論』和『發見』，說什麼就兒童本質而言，不能依一定的政治方向去教育他們，他們的發展過程似乎純粹是『自然』的，並且教育中的政治方向，對於兒童純潔的思想乃是一種無理干涉。列寧說：『資產階級的虛偽飾詞之一，是確信學校能站在政治以外。你們全都知道得很清楚，這種說法是怎樣的扯謊。提出這種說法的資產階級本身，他們就用自己的資產階級政策來領導學校事

業，極力使學校事業爲資產階級訓練馴良的敏捷的服從者，甚至極力使整個的普及教育爲資產階級訓練馴良的敏捷的僕人，執行他們意志的人和資本的奴隸，從來也沒有想到要把學校作爲培養超階級人格的工具」（『列寧全集』，第二三卷，第三版，第四七四——四七五頁）。

資產階級越變得反動，他們在教育、教養問題上的政策也越反動，越精練。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年間的特點，是出現了新的教育理論，這種教育理論除宣傳無政治性外，還傳佈各種反人民的思想，以鞏固資產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國家。例如德國教育家柏烏利森（Layblich）在長久討論理想的和全人類的兒童教育之後，得到的結論是必須這樣地建設教育，即要使青年一代『發展民族的自覺和對於社會生活發生興趣，要使青年能以自己的國家和國家制度之現代的形式而自豪』（柏烏利森：『教育學』，第二二五頁）。

美國實用主義的理論家巨魁之一杜威（Dewey），對於理想教育談得更爲精細，依照杜威的主張，真正的教育，應該是以兒童四周社會環境的需要來刺激兒童能力的辦法所實施的教育。這種社會環境，應當符合於民主傳統的利益，而不是符合於某一個階級的利益。教育上的民主原則也約束着倫理的結果。在教育結果中應該得到怎樣的倫理結果呢？結果的表現是，兒童應當意識到自己是社會中的一分子，是國家中的一分子，在這種國家和社會中，人類結合成爲勞動生活的統一體。在這種勞動生活中有許多『統治着的習慣和原則』。兒童應當尊重和發展這種『統治着的習慣和原則』。因爲在美國統治着的習慣和原則是完全資產階級的，所以杜威號召應該鞏固和改進它們。可是這一切都必須巧妙